

权 利 声 明

对 从 博 库 网 (www.BOOKOO.com.cn 和 / 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OO, Inc. 的商标。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录.....	2
音乐小屋.....	3

音乐小屋

轰隆隆的北风从街上来、从街上去时，满街的人和车都齐崭崭地向它匍下身子低着头，不只是鼻孔里，就连眼睛里也塞满了灰尘，以及灰尘中各类鞋底的气味，甚至还有高跟鞋磕在马路上的铁屑与铁腥。天上的颜色如同是将整条马路倒扣了上去，或者是被刷了一层水泥浆，阴冷阴冷的，不用眼看心里也感到难受。没有一棵可以挡风的大树。一溜溜的冬青植物如大叶黄杨与小叶黄杨，尚用不着谁来摧残，光是些尘埃就让它们十足地狼狈了，可怜兮兮地一副自身难保的样子。看起来已连成片的高楼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倒是将北风激怒起来，仿佛那扎破的气球，呼呼地从裂缝般的楼群豁口中钻出来，会合到大街上，顷刻间就将街面剥去一层皮。大街因此显出了一段清洁。实际上这也是城市的表皮。角质化的皮屑，在半空中飞舞成鼓鼓囊囊的塑料包装袋和怩怩扭扭的长筒丝袜，错字连篇的广告条幅和散开脊背像雪片一样飘飘荡荡的书籍的残骸。剥去的城市表面陆续汇聚到各式各样的拐角处，各式各样的城市眼光在那些垃圾上一掠而过。

几株营养不良的菊花散落在冬青植物的缝隙里，唤不起人的珍贵意识，那金灿灿的花瓣也闪烁不起来。

万方双手握着口琴，站在窗前已有好长时间了。同屋的陈凯最后一次笑话他已是半个小时以前的事情。

陈凯说他盼黄昏就像盼情人一样。这之前陈凯连续不断地说万方是在遥想从城市垃圾中找到一张百元美钞、一条像狗链一样的金项链和一张中了头奖却被主人遗忘了的彩票。陈凯说过万方盼情人一般渴望黄昏到来后，自己也如释重负般倒在床上，一歪头就呼呼睡去，那张洗得不太干净的脸，只差几寸就能贴到墙壁上那幅半裸的外国女人画的胸脯上。那画是陈凯自己贴的，很难说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屋子又窄又矮，贴到枕边是最合适的选择。当初，环卫站马站长笑眯眯地告诉万方，他将同一个叫陈大头的人合住一间九平方米的房间。万方听了心里乐得像是被冰糖浸了三天三夜一样，他知道在这座 600 万人拥挤在一起的城市里，许多家庭两三代人也还只有资格住在八九平方米的小屋里。万方跟着马站长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糊里糊涂地转了一大通后，马站长将一扇安在楼梯底下的门指给他看。他用马站长郑

重地交给他的那把钥匙拧开门上的锁，进了屋才发觉，地下的面积是够九平方米，可勉强能直起腰的空间只有两平方米多一点。没等他开始失望，马站长又告诉他，在另一个单元相同的房子里，住的可是一位会写剧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马站长没有进门，站在门外将口袋里压瘪了的半包阿诗玛香烟扔到万方怀里，说站里穷，这几支烟就算是他接风洗尘。万方一再声明自己不会抽烟，也不敢让领导破费。

马站长很果断地一挥手，将他的谦让压制下去，并预言万方三个月以后就会对抽烟有感情变化。马站长临走时告诉万方，在自己手下当清洁工的人，无论男女没有不抽烟的。万方一个人在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住了整整十天，他天天盼着那个叫陈大头的人出现。第 11 天中午，万方正在窗边吹着口琴，陈凯推门进来将一大包行李扔在床上。小屋里只搁下一张三尺宽的床，马站长说过这床从来都是睡两个人的。万方以为陈凯就是陈大头，便退到墙角里，一声不吭地看着陈凯将自己的行季用品都摆放在各个有利的位置上。万方不知陈大头是真名还是浑名，有好几天不敢称呼陈凯。偏偏陈凯又是个不讲究

的人，每天上午9点到10点之间下班回来，也不认真洗一洗就爬上床睡觉。待万方洗干净了要进被窝里，陈凯的那双臭不可闻的大脚早将万方的枕头熏成了公共厕所中的弃物。万方忍了些时后实在忍不下去，终于冲着陈凯叫嚷起来，说陈大头你再不好好洗脚，我就将你的脚皮剥下来。陈凯愣了愣后反问，你怎么给我取浑名。这么一说之后，万方才明白，陈凯不是陈大头，陈大头已将马站长炒了鱿鱼，到别的什么地方打工去了，陈凯是来顶替陈大头的空缺。陈凯是河南新县的人，万方正好同他相邻家在湖北红安。叙谈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密了，第一回的默契是，说到都是高中毕业时，两人都长叹了一口气。

万方的确是在等候黄昏的降临，他不太喜欢城市的白天，化日之下城市的糟糕之处没个躲闪，总让他看了难受，然后就开始怀念天台山山上山下的许多美妙与美丽。黄昏后却不一样，霓虹乍上，满世界就朦胧起来，阳光下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下子就变成了抒情，最要紧的是以万方的模样走上大街，只要不是在灯火最辉煌之处，竟也能吸引几道城市姑娘城里小姐的目光。

那些孤零的菊花这时是万方眼中唯一的景物，他总在心里将它们当成了自己。从它们绽开第一枝花瓣开始，每天深夜里，万方都要过去悄悄地给它们浇上一些水，然后用手轻轻地在每枝花瓣上抚摸一下。这个动作没有人知道，街上的行人不会看见，即便看见也像没有看见一样，关键是陈凯从没看见，陈凯总说万方的目光里有两只小手，见到什么就抚摸什么，包括漂亮和性感的女人。陈凯若看见他对菊花的抚摸，一定会说出更加赤裸裸的话来。

北风一点也没松劲。

这是入冬来的第一场北风，也是万方来到这个城市里遇到的第一场北风。他有点想不起，这时候如果在红安家里，自己会干些什么。

头顶和脊背上的脚步声逐渐多了起来，开始还是时断时续，接下来就像擂鼓一样连成了一片。住楼上的人都下班回来了。

一个女人在外面胖乎乎叫：“老公，怎么还不下楼，未必要我将车子背上去呀！”

话音刚落，一阵脚步声像是从天而降，急促得如同石头滚下山。陈凯这时准确地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鼻尖上面的楼梯。万方还是看着窗外，心里却在数着那高跟鞋磕打楼梯的次数。刚数到十，他便下意识地缩起了脖子。几乎是与此同时，锅盖样盖着他们的楼梯被那高跟鞋狠狠地蹬了几下。楼梯上没有灰尘掉下来，一日一次，灰尘早已掉干净了。

等到胖女人的脚步声被一声门响掩去后，陈凯从床上跳起来，狠狠地骂道“这胖猪婆，死了要用垃圾埋！”

万方没有做声。

陈凯又说“到底我们在哪儿得罪了她。”

万方回头说：“人家是看着我们土里巴叽的不顺眼。特别是你，一双臭脚将一栋楼都熏成了臭干子。她比别人体积大，要多花半瓶香水才能出门哩！”

陈凯说“我只是脚臭，瞧她那男人全身都往外冒酸臭，一副娘娘腔，见了老婆恨不得趴下去舔她的脚趾缝。”

万方说：“人家这叫恩爱。”

陈凯说：“屁，我老婆待我才叫恩爱哩——不同你说

这个，你连恋爱都没恋过，怎么说你也没体会。这样，哪天你问问居委会的何大妈，了解一下这胖女人的底细，我们再商量个对策。”

万方说：“要问你去问。人家说不定是养成了习惯，不蹬几脚不舒服。”

陈凯说：“你以为像你，见了女人不看一眼就难受！不信打赌，她若不是对我们有什么仇恨，我请你吃 20 串羊肉串。”

陈凯接着说“何大妈见了你像见了亲儿子，你开口问她准会说的。”

万方又不说话了，他将头扭回去。窗外的黄昏已正式降临了，亚洲大酒店楼顶的霓虹灯像掐着秒表一样准时闪烁起来。不一会儿，整条大街便被妖冶飘忽的彩色浪花淹没了。陈凯从床上爬起来时，不留神屁股拱了万方一下，万方下意识地用手去扶面前的墙壁，一直紧握着的口琴在墙上蹭了一下，不少白灰粉末钻进口琴里。这样的情形每天都要发生好几次，陈凯一点也没在意，问了问万方现在是否出去吃饭。见万方摇头陈凯便独自走了。

屋里的空间一下子大了起来。万方看了看手表，见 6 点钟只差 5 分了，便匆忙地将口琴放进水桶里洗了洗，然后又用力地甩了几下，也没看看是否洗干净了，就急促地用两唇一含，吹奏起来。

音乐一出现，眼前的城市忽地就变可爱了。

整 6 点时，一个美丽的女孩从窗前走过。女孩背着一只小巧的坤包，下身穿着长袜短裙，再披一件淡黄色的羊绒长大衣。北风太大时，更衬起女孩的款款姿韵。女孩一路望着充满音乐的窗户，像帆一样驶向了远海。万方知道女孩在听在看，尽管他从没抬头望穿玻璃去作应证，心里对此确信无疑。万方是在想陈大头怎么不来的那段时间里无意中看见这个女孩的，几天后他就明白女孩总是在这个时间里出门上班。万方第一次在傍晚 6 点左右吹响口琴时，心里忐忑不安，很熟的曲子竟错了几处。他独自羞愧地闭上了双眼，结果竟看见那久违的天台山中的景色。特别是落霞中弯弯曲曲的炊烟和池塘边浣衣洗菜的姑娘。当即万方的双眼就湿润了。口琴中飞出的一串串音符仿佛得到滋润和润滑一般，在城市的黄昏里也一样地楚楚动人和曼曼舒展。

万方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非常清楚这个城市对他使的白眼就像夏夜里星星对月亮一样多。他有时有片刻的明白，自己可能是将这女孩作了那从小就对城市抱有的梦幻向往的化身，于是便对她产生了倾诉的欲望。更多的时候是不明白，可越不明白他越要这样做。

女孩已经走了，这一点万方也知道，他还是将一支曲子完整地吹奏下来，稍事歇了歇，又换了一支曲子吹起来。他一共吹了六支曲子，同以往一样，刚好半个小时。万方没有说演出到此结束，因为他确实不是在演出。城市听见了，但没有给他一巴掌掌声。

万方在用红绸布包裹口琴时，心里明朗了许多。他想着那女孩此时可能正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人挤得东西不像东西人不像人的模样，不知怎地竟轻轻笑了一声。

外面忽然有人敲门，轻轻地像是女人。

万方有些紧张，除了居委会的何大妈外，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这门，但那声音又分明不是何大妈，何大妈习惯一边敲门一边叫唤。万方让自己镇定了一下，这才将

门拉开。

门口只站着一个五岁的男孩。

万方弄清了确是这小男孩在敲门后，才问他有什么事，是不是爸妈没回来，进不去屋。小男孩摇摇头后，突如其来地告诉万方，他讨厌学钢琴，他喜欢吹口琴。小男孩还说他想让万方教他吹口琴，妈妈不同意他可以偷偷来。万方吃惊地看了他几眼，才劝小男孩还是学钢琴好，钢琴文明，是富足而有知识的象征。小男孩说学钢琴一点也不文明，他妈妈老用尺子打他的手和屁股。小男孩一再说万方的口琴吹得真好听。

小男孩将万方的口琴拿在手里反复抚摸了一阵，然后郑重地告诉万方，他以后每天趁妈妈没下班时，下楼来找万方。小男孩转身要走时，万方将他扯住，小声问，这一带最美丽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小男孩想也不想就说出一个名字。小男孩转身走开的样子让万方想到那个胖女人，他追了几步一问，果然胖女人就是小男孩的妈妈。

回到屋里，万方赶紧在一张纸上写下“伊丽莎白”四个字，并久久地凝望着这奇怪的名字。

霓虹灯太奇妙了。细细的弯弯曲曲的各种小管子，竟能让光亮像舞台上的时装模特儿，不仅能随心所欲地变化着色彩颜容，还能随心所欲地变换着姿态风韵。一样的城市，有霓虹和没霓虹的地方，在黑夜里绝对是两个世界。江汉路同二七路在城市里是同等的悠久，汉正街同粮道街隔着江曾经对应扬名，现在的夜里还有谁能看见二七路和粮道街哩！那些地方在更静入静之际，一个人孤单地走过时，稍不专心，就会恍若徜徉在荒郊小镇乡间集市上。城市说到底，离不开伪饰与伪装，离不开那趁人不注意时的梳理与清洁。

在钢铁的摇滚中，城市开放着灿烂的霓虹之花。没有冬青植物的映衬，更不需要那些独自孤伶的菊花来争艳。城市怎么能就这般展示自身的美丽，展示自身的青春哩！

霓虹之花开得太过分了，就像施肥太过，只知道疯长的庄稼。

陈凯进屋时重重地打了一个嗝，小屋里马上有股子热干面的气味弥漫着。听说万方只泡了一包方便面，陈凯就笑着说他这么做很对，早点将钱攒足了，回天台山

娶个水灵灵的姑娘做媳妇。

陈凯见桌上有张纸条，就扫了一眼。

陈凯装做吃惊地说“怎么，你想娶英国女王做老婆。”

万方没好气地说“就兴那老太太叫，别人就叫不得伊丽莎白？”

陈凯说：“我一进屋就见你在出神，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万方想了想，到底将事情的来由告诉了陈凯。不过他还是隐瞒了自己天天吹口琴等那女孩经过的事实，只说了今天见到女孩的情形。陈凯听了后，嘴张了几次才说出一句自己会给万方帮忙的话来。

坐了一会儿，就到了8点半钟。陈凯一把扯起万方，要他早点出门上班。万方说离9点钟还差一大截，用不着到街上去喝北风。陈凯力气大，扯了几把就将他扯到门外。

刚走到街边，陈凯就停下不走。万方问时他说是等一个人。街上的人比平日少了许多，沿街的许多小货摊和小吃摊也不见摆出来。万方诘问陈凯是不是见街上的

人不多，想拉他来凑数。陈凯笑嘻嘻地反问他，说他们进城来不是凑又能是什么哩，城市永远也不会拿他们当自己人的。

万方正要回答，陈凯忽然叫了声“伊丽莎白！”

万方刚要回头，不料脸上竟发起烧来，他不敢再转身，竖起耳朵听见一个小女孩脆脆甜的声音说：“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万方正在发愣，陈凯在身后说“是这位叔叔想同你认识一下。”

万方感到有人扯了一下自己的衣襟，他刚说了声“小朋友好乖”，脸上烧得更厉害了。幸亏手指触到送那小男孩走时随手放进口袋里的口琴，他连忙说“你想同我学吹口琴吗？”

小女孩一偏头说：“我同丹麦王子说定了，由他先向你学，回头他再教给我，免得妈妈以为我在同他谈恋爱。”

听到这话，万方和陈凯都吃了一惊。

这时，一个女人几步窜过来，一边叫着伊丽莎白，一边将小女孩从他们身边扯走。离开几米远才回头质问，

他们这副样子也不怕让巡警见了，当作人贩子抓起来。万方心里凉了一阵，陈凯却自个笑起来，伸着指头点着万方的鼻子，说他对城里的小姐太着迷了，连小孩的话也分不出真假来。万方眨了几下眼，也禁不住笑起来，怪自己怎么一时糊涂，竟误解了小男孩的话，幸亏不是公狗推荐的美人，不然他也要将母狗作了最美丽的女人。

他们走进环卫站时，冲着几个已穿好黄色清洁工马甲的乡下女人叫了声伊丽莎白，趁她们还没明白，又扭头对另几个男人叫起丹麦王子来。大家回过神来问他俩发的什么疯。马站长从里屋钻出来，不待他俩说什么，便一本正经地说，大家就是要将自己当成王子和王后，别人看不起清洁工时，自己就要格外看重自己。万方本来已咧开嘴准备大笑的，马站长这一说后，他将笑声变作一句话说了出来。

万方说“有个胖女人故意用脚在我们屋子上面猛踩。”

马站长说“鞋子在外面脏了，进了门谁都会踩几下。”

陈凯说“可她天天如此，肯定是故意的。”

马站长答应有空就到他们那里看看，然后一边挥手叫大家上班去，一边吩咐，风越大，扫街时越要小心，免得与行人惹起纠纷。大家用四川、河南和湖北的方言纷纷答应着。

万方同陈凯是在亚洲大酒店附近的一处街口分手的，万方顺着江流的方向往下扫，陈凯与他相反，是逆流向上扫。

北风吹了一整天，地面上的垃圾已先行汇聚到一处处各种各样的角落里。几个男人手挽手排成一排，冲着万方一点不准备躲闪地走过来。万方开始没注意，听见脚步声有些不对头，他一侧身，见人墙已逼近，连忙拖着扫帚跳着退了好几步，直到将整个路面都让给他们。男人们走过时，有人说这场风让乡巴佬扫大街时沾了便宜，还没动手垃圾就自动归了堆。另一个人接着说，毛主席的话看来也有错，扫帚没到灰尘照例会自己跑掉嘛。说话时，大家纷纷向地上吐了许多痰。万方等他们走远了，才低声回敬说他们懂个屁，风将垃圾归了堆后反而更难扫。说完他用扫帚将一堆垃圾狠狠地扬到天上。一根细丝样的东西，出乎意料地飞得又高又远，落在一家

餐馆前的霓虹灯上，霓虹灯冒了一阵火花，随之熄灭了半边。万方提心吊胆了一阵，餐馆里的人竟没发现，不见有人影出来观望。万方因此扫得更卖力了，他想早点离开此处远远的。拐角里的垃圾像是生了根，大扫帚挥舞不起来，万方不得不经常蹲下去，用手或捧或抠地将它们弄出来。

他刚刚平静一会，忽听见凭空里有人叫了声他的名字。万方正蹲在地上，他随口应了一声。待站起来四处观望，周围并不见一个人，能动的只有一辆辆小汽车。这一声喊让万方琢磨了好久，如果是在家里，会怀疑这或许是遇上鬼了。城市里是不用这么顾虑的。不过，万方总也放心不下。

除了路灯以外，还在闪亮的只有霓虹灯。远处，亚洲大酒店门口还能见到一些女人晃动的身影。霓虹灯很明显不是为万方而闪烁，没有了对象，它就少了多半生气。在大扫帚的枝杈缝隙里，迷人的色彩也少有光鲜。陈凯好几次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对万方说，只有在这一时刻里，这座城市才属于他们。没有陈凯在身边，万方一点拥有的感觉也没有。实际上，他来到城市就是想拥

有它的，至少也得让城市拥有他。万方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告诉他，垌里从前来过一群叫做知青的城里人，一个个都是年轻英俊的模样，能歌善舞，能写会画，将垌里的青年人都迷疯了。父亲说知青有一个特别的物品，人人都揣着一只口琴，走到哪儿吹到哪儿。万方在对口琴的向往中长到十岁，他讨下母亲准备杀了给他过生日的那只大公鸡，自己拖到镇上卖了，获得的钱刚好让他买了一只口琴，然后将镇文化站阅览室里的那本无人触摸的《口琴演奏法》，偷偷放进怀里，从此据为己有。他没对任何人说，他确实很多次听见口琴里发出大公鸡的鸣鸣声。

万方这时又一次想到了同垌的伙伴万有。万有与他同岁。在万方拥有一只口琴时，万有不知从哪儿弄到一把小提琴。万有做事从来都是神神秘秘的，从不将底细对别人说明。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万方对口琴的把握，无论如何苦练，也只有万有对小提琴的理解一样好。万有还获得过县里器乐比赛小提琴组的一等奖。万方没有拿上奖状奖杯，县里没搞口琴比赛，不过在器乐比赛结束时的汇报演出上，专门让万方上台表演了一番，大家

都说他其实也是个一等奖。万有比万方早一年来到这个城市，听说混得很不错了，但万有还同以往一样，不让别人了解自己，别人只见过他坐着小汽车从城市往家乡跑。想到这些，万方就意识到那个叫唤他名字的人十有八九就是万有。一个月前，万方坐在垵前的草坡上，对着黄昏吹着口琴，看着一辆小汽车慢慢地从山下爬到身边，万有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朝他喊，问他怎么还留在乡里，怎么还不进城去。万方没有回答万有就驱车跑远了。第二天，万方便在家里收拾行李，第三天他就挤上了进城的长途客车。

想起这些事，万方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口琴，望了几眼，又忍不住吹起来。不知为什么，万方有些兴奋有些激动，他一扔扫帚，竟在当街上摇摇摆摆地演奏起来。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有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在身后停了一阵，后排的窗玻璃还摇下了一会。

站里的那辆比拖拉机还破的垃圾车咣咣当当地驶过来，猛地响了一下喇叭，司机冲着万方叫了声什么。万方回头看了看，依然吹着那没有完结的曲子。

垃圾车声音消失后，万方又一次听见有人在喊自己。

就像那音乐声一样，从风中飘过来的。万方稍将耳朵侧了侧，就沿着马路飞奔起来。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万方已听清了是陈凯，找了一阵才发现陈凯躺在地上，满脸淌着艳得瘆人的鲜血。万方不用问就知道陈凯是被人打了，扫街的清洁工，不小心将灰尘什么的弄到别人身上，挨几下是常有的事，那些人出了气后，像是约定了的，总要骂上一句，说乡巴佬，连地也不会扫。万方要将陈凯送到医院去，陈凯不愿意，他舍不得花冤枉钱。陈凯说没什么大不了，他将地上的一点什么湿东西，搅到一个过路的男人脸上，那男人就朝他下手，他以为城市人没力气，没怎么防备，没想那拳头还挺重，几下就将他打晕了。

万方说“你这大的块头，就同他交手嘛。”

陈凯说：“这儿不是新县，若在新县老子要打得他爬到厕所里吃屎。”说着他叹了一口气，“我们的对手是整座城市！”

万方说：“这城市又不是他们的！”

陈凯说：“那未必属于我们？”

万方说：“你这样想，那挨打是活该。”

陈凯冷笑一声，从万方怀抱挣出去，走到一家早已打烊了的酒店台阶上，解开裤带蹲了下去。不一会儿，风中有股臭气飘过来，万方怕惊醒酒店里的守夜人，不敢大声劝阻。

偏偏在这时，有人突然在身后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万方一惊，待看清是马站长时，才放心下来。马站长指着马路边上挂着“爱我城市”的标语牌，用穿着皮鞋的脚在陈凯的屁股上踢了一下，问他是怎么理解的。陈凯指着自已脸上的血，说城市对他这般理解，他就对城市如此理解。陈凯又用手指了指那还在霓虹灯下冒着白气的一滩黑乎乎的东西。马站长不说话，拉上陈凯，要万方陪着去医院。陈凯不愿，直到马站长说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十医药费，他才勉强跟着去了。

值班的医生似乎没听见马站长说陈凯是为城市做清洁时挨了打，由于不耐烦，手脚很重，疼得陈凯后来反复说那不是医生而是杀猪宰牛的屠夫。

马站长叫万方送陈凯早点回去休息，却没说要不要将没扫完的垃圾扫完。陈凯躺在床上，摸着已经肿起来

的嘴巴，非要万方用口琴来抚慰一下自己。万方怕吵着四邻正在熟睡的人，陈凯不以为然，说他们白天睡觉时，那些人怎么就不怕吵着他们了呢！

万方吹响口琴后不久，窗户被人敲了几下。万方有些慌，打开窗户后，外面竟站着那错当作“伊丽莎白”的女孩。女孩对他说，她从没听见口琴能吹得这么动人。女孩隔着窗户对他忧郁地笑了一下。

万方好像见到了城市的黎明。

城市是不夜的，它哪来的黎明。黎明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城市的霓虹灯能与日争辉，它狂妄地表现着时，充满了狭隘和俗气。黎明是一种孕育，是一种博大的吐纳，是一种深沉的省思。失去黎明，城市才会浮躁而刚愎。能像女孩那样忧郁，才会有几分可爱。

万方收获了那女孩的微笑后，心里非常激动，他自告奋勇地对陈凯说，自己要到晚报社去，让晚报将陈凯挨打的事登出来。其实他心里想着的是晚报可能在发表采访文章时将自己的照片登出来，让那女孩见一见。万方只睡了两个小时就爬起来，穿衣服之前，他特意将口琴放在显眼处，以防万一忘了，不能随身带上它。万方

先到环卫站，他要会计开一个介绍信，自己要去晚报社反映情况。会计不给开，说介绍信只能给正式职工用。万方对这话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知道会计是城市的人，对来打工的农民一点也不同情。他正要走，会计告诉他，说刚才有个男人打电话来找他，那人既不说有什么事，也不说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一概也不留下，只是口气很大地说请找万方先生，会计将“请找万方先生”6个字说成了18个字，万方知道后面两句是会计加的，因为会计说话时嘴角都歪了，明显是被太多的轻蔑压变了形。

万方麻木地走出环卫站，他心里明白，这打电话的人必是万有无疑，只有万有才有这种德性，他想不通的是万有怎么连自己呆在这种鬼地方的事都一清二楚。

从这儿到晚报社去很方便，万方打定主意去闯后，就上了801专线车，若不是坐过了站，就再顺利不过。他问过车上的人，到晚报社在哪一站下车好，车上的人要么爱理不理，要么就用鼻子发出一种让人弄不清意思的嗯嗯声。当发现晚报社的招牌一晃而过时，他心里对全车人产生了一种憎恨。

晚报社看门的老头听了万方的讲述，马上像乡里的干部一样，晃着头，捂着一只茶杯说这种事太多了，算不上新闻，上半年报上发表了一条类似的新闻，但那个清洁工的耳朵被人割掉了。按照看门老头的指点，万方找到要找的那个门，接待他的人挺客气，可听他说时却心不在焉，眼睛总盯旁边正在操作电脑的一个女记者。万方说到一半时，那人就将他的话打断，自己简要地抢先说了，说完还问对不对。万方以为有人捷足先登，那人说这种事前因后果总是一样的。不过他答应力争让这事曝曝光。

回到大厅里，万方一眼发现万有正在墙边上等电梯。万有也发现了他。两人一开口，便得到证实昨晚在大街上叫万方的真是万有。万有当时坐在一辆宝马轿车上，见到万方在扫大街，他就用手机打电话问 114，查到了环卫站的电话号码，今天一上班他就将电话打到环卫站。万有还是不告诉万方自己的住址和工作单位，只说自己是来报社做取暖器广告的，他得意地说公司买下了晚报三天三个整版，那样子，像是他自己买下的。这时电梯门开了，万有没有同他握手也没说再见，而是说了声拜

拜，便钻那只铁笼子，万方怔了一会儿，待电梯门合上后，才记起来，冲着很小的一道门缝叫，要万有留个心，有合适的工作给他换一换。铁门那么厚，万方对万有是否听见了没有一丝把握。

万方刚转身就听见一个人对他说，晚报的总编退休了，他想不想来干。万方嘴里没做声，心里却在说我干你妈。

从原路回来，陈凯对他说有人找过他。万方以为是那个女孩。陈凯将关子卖够了才说是“丹麦王子”来找他学口琴，见他不在，那小男孩还说他不守信用。

见陈凯又用铝锅煮了一锅红薯稀饭，万方就说“你又用炉子烧火了？你不怕楼上的人骂？”

陈凯说：“我上楼一家家侦察过了，除了小孩，没一个大人在家。能偷着煮一餐就省一餐，街上卖的东西太贵，我们吃不起。”

两个人正在吃，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万方看了陈凯一眼，正要说什么，楼上几个女人几乎同时惊叫起来。转眼间，那几个女人就冲到小屋门前，将几件被

油烟熏得麻麻点点的浅色内衣伸到他们面前，口口声声要他们赔新的。万方正不知如何是好，陈凯挤到前面，伸手拿过一件白色乳罩，上下打量了几下，然后说这种东西怎么会让我们弄脏了呢。女人们一愣，从陈凯手中抢过乳罩后，骂骂咧咧地往楼外走。陈凯瞅着她们忍不住一个人大笑起来。万方要他别笑，她们一定是到居委会去了。

不一会儿一个慈眉善眼的上年纪的女人在门口唤万方和陈凯。他们见了这女人连忙叫何大妈。何大妈问他们是不是又烧炉子做饭了。陈凯说没有。何大妈不信，她说她一进楼就闻见一股垃圾焚烧的气味。何大妈指着桌上的两只碗，问他俩怎么将生米煮成熟饭的。陈凯尴尬地笑了笑。何大妈责怪他们，说男人总会干点坏事，可干坏事时得将退路想清楚。烧炉子时别用橡胶、塑料和油毡，用点废木料就行。何大妈说今天这事她就担当了，以后他们得注意。万方连忙应允。陈凯却不急，他说自己这样做也是报复。都怪那个胖女人，每天上楼下楼总要用脚在他们头顶死命地蹬，蹬得心都掉到下面成了一陀臊肉。何大妈骂了一句陈凯是臭嘴，一点也比不

了万方。接着她才解释，胖女人姓许，以前是唱楚戏的，楚戏团垮了，她只好自己到汉正街摆地摊。这间小屋从前是给她婆婆住的，前年她婆婆死了，她又将这小屋用来放杂物，居委会要她将小屋腾出来租给环卫站住人，所以她才见了万方和陈凯不顺眼。

闹腾了一阵，外面有人叫卖晚报，万方掏了五角钱钻出去买了一份，站在路边打开，看看上面是否有陈凯被打的消息。找了几遍没找着，倒是在读者广角专栏中，看见一篇短文，抨击陈凯昨晚在酒店门前霓虹灯下大便的事。

何大妈在一旁也瞅见了这条消息，她说：“那一带归你俩扫，昨天夜里你们就没发现？”

万方有些支吾，他说“扫大街的，见人都抬不起头来，看见了也像没看见一样。”

何大妈说：“你们是心理失衡，城里其实没有谁在把你们怎么样！”

万方不做声，他将报纸往兜里一塞，转身往不远处的百货商场走，等他买了一只儿童口琴回来，陈凯已知

道晚报上的事了，他一点也不愤怒，反说这样极好，农民在城里挨揍是活该，谁叫农民将酒店当成厕所了哩。

陈凯笑嘻嘻地对万方说“你告诉马站长，我头晕、脑震荡，今天不上班了。”

万方说“你可别装佯。”

陈凯说：“谁敢说我装佯？查得出来吗？”

万方说：“城里不比乡下，医院里有脑电图。”

陈凯说：“他们怎么会舍得让我去做那高级检查哩！”

说着陈凯就叫起头晕来。

万方想了好久才说“我不喜欢你这么做，可我也不会当叛徒出卖朋友。”

将剩下的稀饭吃完，陈凯又倒头睡下，为防止马站长突然来了，他特意用条干毛巾将头额捆住。万方也想睡，正在脱衣服，小男孩敲门进来了。

小男孩见万方花钱给自己买了只小口琴特别高兴，说是尽管他妈妈嫌他俩脏，自己还是要收下这小口琴。万方问小男孩在钢琴上弹什么曲子，小男孩背了一遍后，

万方马上用口琴吹奏出来。小男孩说这比钢琴的声音好听多了。小男孩很聪明，万方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将音阶掌握得很准。小男孩走之前，万方又问他这一带最美丽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他特地补充说，是指他爸妈平时谈话时说到的。小男孩说，他妈总认为自己最有魅力，他爸当面同意，背后却反对，说是芦苇长得最漂亮。

万方对小男孩这次的话确信无疑，他高兴得也叫了声丹麦王子。

快到上正班的人下班时间，马站长还没来，陈凯躺不住，从床上坐起来，求万方去帮他打电话请个假。陈凯说自己心里已有了计划，所以万方非得帮他不可。万方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到外面公共电话亭里给环卫站打电话。万方以为马站长下班后会顺路来看望一下，哪知马站长只说了句知道了就放下电话。万方去上班时才知道，马站长带着女会计到歌厅唱歌去了。

马站长在第二天上午来到小屋。马站长来时，万方还在梦中，陈凯有些慌，就借故将他弄醒。马站长走后，万方才知道在他熟睡时，陈凯正在看一本封面封底共有十几副女人胸脯、屁股和大腿的杂志。马站长进门就说

陈凯两颊绯红、眼睛发亮，一点也不像脑震荡。陈凯则反说自己就是担心领导怀疑，不好意思，脸上才害羞发烧。陈凯瞅空朝万方使眼色，要他帮忙证实。万方装作没看见，一扭头发现那个叫做丹麦王子的小男孩正站在门口。

小屋太小了，容纳了三个人后，连小孩也无法钻进来。马站长一时还不想走，似有什么要对他们说。万方腾挪了一阵才将小男孩弄进屋里。

口琴响起来的一瞬间，小屋忽然变得空阔了。

马站长怔怔地在一边听，看着万方的眼睛比平时大不相同。

马站长瞅个空对万方说“真没想到你还是个人才！”

停了停马站长又说“本来想叫你俩到家里去帮忙搭个偏屋，你口琴吹得这样好，让我都不敢开口了。”

陈凯不待万方表态，抢先说“没事的，你说个时间我俩一起去。”

万方说“你不是有脑震荡吗？”

万方没有理睬他们，马站长说正因陈凯休病假他才

敢打他们的主意的话，像阵风吹过一样没留下一丝印象。万方将一串和声吹得使小屋成了宇宙。

马站长的表现在另一方面给了万方以信心，这天傍晚，万方吹着口琴看见女孩在外面走过时，他隔着窗户叫了声“芦苇！”

女孩应了一声，还给了万方一个灿烂的微笑。

没有霓虹城市便是村庄。北风从城市上空驶过，但它什么也不会给予城市，反而让城市显得更加空虚。这种空虚需要一种绵绵不绝的旋律来充实。就像一只口琴能让一间小屋的破烂与简陋，焕发出生命本质的光艳和生存意义的色泽，关键是它能发出震彻心灵的旋律。可城市的旋律发自哪儿呢！它不像北风来自高空来自西北利亚，也不像霓虹来自工厂来自公司。或许它应该来自每个人的心里，来自人与人、人与心、心与人、心与心的和谐。

旋律是一种可以在空中飞舞的飘带，只是这种飘带是从心绪中延续出去的，在有的时候，心绪延续是呈一种弥漫状态，它无法形成美妙的形体。

陈凯一个病假休了十几天。马站长的偏屋他还是去帮忙搭了，并且照例拉上了万方。陈凯不上班，可他整日整夜地不在屋里呆，口袋里揣着一份不知看了几百遍的外地小报，上面写着那儿的一个青年农民舍身救火，后被那儿的城市消防队破例录用为正式成员。陈凯每天回到小屋时，不是很焦躁便是无精打采，然后就在那张印有他在酒店门前大便的晚报上一遍遍地胡乱写着他妈的城市或者城市他妈的等等。万方说他这是梦想从星星里跳下一个大美人。陈凯则非常地忿忿不平，这个城市每天发生的各类凶案和灾难不下数十起，可他就是一宗也碰不上。

没有陈凯做伴，万方更加显得孤单，特别是当他独自与城市大街相处时，内心深处便空前的寂寞。他只好在上班时将口琴揣在口袋里，当大街上人车稀少时，便不时拿出给自己的心情来一阵荡漾。

半夜里，天上忽然下起了雪。开始只是细细的稀稀的，不一会儿就纷纷扬扬起来，转眼就在街道边铺上了一层雪白。万方当时正想着下午陈凯告诉自己的话，陈凯说他设计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接着他又补充说这

是一个百发百中的创意，它的主旨是变被动为主动。万方不知陈凯到底要干什么，一想到这儿他便情不自禁地靠到一根电线杆下面，掏出口琴，闭上双眼忘情地吹奏起来。他一点也没发现，雪花在空中飘飞的样子正切合了他心里飞出来的旋律。当他睁眼睛时，地面上舒展的晶莹皎洁让他突然有了惊喜。

这么大的雪，街面上的垃圾已无法扫了。见到雪，万方更不想早点回去，他将扫帚倒插在一块置闲的护栏混凝土墩上，索性痛痛快快地吹起口琴来。雪越来越大，北风还是老样子，像太极推掌那样舒缓而有力地刮着。万方从没见过城市在雪里的模样，更没见过雪里的霓虹和霓虹里的雪是什么模样。当北风、雪、霓虹和城市完全融为一体时，他有些莫名地兴奋起来。口琴似将雪花都吸引到那倒插着的大扫帚上，转眼间它就变成了一棵银妆素裹的圣诞树。

又有人在深更半夜里突然叫万方的名字。

这一次，万方看清了是马站长，马站长骑着自行车在街上看雪情。他同万方打过招呼，要他到亚洲大酒店去打个电话，让站里值班的人告诉局里值班的人，赶紧

派扫雪车出来。万方迟疑了一会，还是收起口琴往亚洲大酒店那辉煌的灯火中走去。

万方面对那玻璃自动门走去，冷冰冰无情无义的东西无声无息地开了。他刚迈进去，便被两个穿红衣戴红帽的男服务员挡住，并且极有礼貌地称他为先生，同时又指了指门前的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万方几乎要质问自己哪儿算得上衣冠不整，无非是脏了点。他忍住后将来由解释了一番，男服务员们还是说对不起不能进。就在这时，万有从那弧形的宽大楼梯上走下来，气宇轩昂地说了硬邦邦的几个字“请这位先生进来，并向他道歉，否则的话——”万有没有将话说完，两个服务员就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三个字后面再无别的字。在万有目光的护送下，万方顺利地拿起总台前的电话，拨完了一组号码。他将马站长的话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打完电话再回头时万有已不见了，他望了几眼后面，嵌在大理石墙壁里的电梯似有动静。电梯门开后，走出来的竟是那个每天傍晚 6 点钟准时经过小屋窗前的女孩芦苇。万方赶紧将头与身子的位置摆正，拿起电话胡乱拨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几下后，

一个女人的声音出现了。女人迷迷糊糊的声音有些熟悉。万方正想不起是谁，那边又问他是不是乖女儿，怎么这晚给家里打电话。万方想到接电话的人竟是何大妈，整个人几乎变傻了。不过这种情形总不会存留太久的，特别是在这种地方，芦苇跟着万有消失后，万方又回到外面的风雪中。

马站长对他说：“我还以为你进不了那大门，或者进了那大门就被扣起来了呢！”

万方毫无表情地说：“我还想将它当作菜园门哩！”

扫雪车开过来了，地上美丽的模样立即被它糟蹋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就在这时，马站长告诉万方，陈凯要成英雄了，他在半夜 12 点 37 分时，跳进下水道里，救起一个落入没有了井盖的下水道井中的女人，而他自己险些因此送了命。闷在下水道里出不来时，多亏那个被救的女人唤来两个巡警，才使他又将小命捡回来。马站长说，是陈凯自己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这件事的，还要马站长在天亮以后，面对记者们的采访多美言几句。

万方想着包括刚才那电话在内的两件事，感到这个世界确实让人琢磨不透。

雪太大，他们在街上做了事也是无效的，马站长就让大家回去休息。推开小屋的门就闻到一股异味。陈凯将身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在屋角里，沾满下水道里脏物的衣服将本来就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弄得更加苦不堪言。陈凯一点不在乎这些，他拿一只扁瓶装的黄鹤楼酒，就着一碟从家里带来的腌菜和几颗花生，坐在被窝里津津有味地品尝。

见到万方，陈凯不慌不忙地将嘴对着瓶口闹了一大口。一边咽一边说“苍天不负有心人，我成功了！”说着他就大笑起来。万方对他的笑声很反感，正要转身出门，他竟哭了起来。

陈凯边哭边告诉万方，他琢磨了很久才有了个主意，天黑之前，他用橡皮筋做了只弹弓将几只路灯灯泡打破了，天黑后他又将那里的下水道井盖偷走了三只，然后就躲在一旁等待着谁掉进去，自己便冲上去救。他一直等了两个小时，才等来机会一个女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着，忽地一下就消失了。陈凯说他冲上去后听见有两

个人在嚷快拨 110 报警电话。他当时就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那黑窟窿里跳。下水道里空间太小，那女人又长得出奇地胖，好半天他才将那女人弄出井口，自己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倒在那流得很凶的脏水里动弹不得，还喝进去不少。要不是巡警来得快，马站长这时可能在给他写悼词。

陈凯说“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老婆生得娇，想想我要是这么死了，他们可怎么过哟！”

万方见陈凯哭得上劲就说“你要是还想喝酒，我出去弄。”

陈凯说“不能多喝，明天记者可能来采访。我喝酒是想将喝到肚子里的脏水中的细菌杀死。”说到这儿，陈凯不哭了，他眼睛一亮说“你猜那胖女人是谁？”

万方说“是不是丹麦王子的妈妈？”

陈凯有些扫兴地说“你这样可不好，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

沉默了一阵，陈凯忽然要万方用口琴吹支曲子给他听。万方自己也想吹。雪花打在小屋的窗户上，无声地

响着。口琴声拍打着这扇小窗，像是拍打城市的心扉，可城市睡得正酣像死过去一样，一点也没察觉这灵魂颤抖的声音。那旋律正极抒情时，万方忽然停下了。两人相对发愣都不做声。

窗户忽然响了两下，有人在外面说“美极了，再来一首俄罗斯民歌！”

陈凯警觉地问“你是谁？”

窗外的人回答“我住隔壁单元的楼梯间。”

万方想起别人说的那个写剧本的大学生，便真的来了一曲《三套车》，那大学生在窗外跟着唱了一句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往下就没有动静了。

天亮后不久，马站长来看陈凯，他顺便告诉万方，这场雪得三两天才能化完，如想回家看看他会准假的，万方当即表示自己要回去一趟。

吃过早饭万方就到长途车站，上了去红安的客车。快到家时，一辆挺气派的小汽车迎面疾驶过来，他心里猜测可能是万有坐在车内，进门后才知那车果然是万有的，父亲问万方怎么自己不带小汽车回，因为万有在垸

里到处说，万方在城里比自己混得还好。父亲埋怨说，以前在家时，万方同万有相比，往低处说点两个人在各方面也还是平起平坐的，所有该显露的就得显露，现在也不是那种不敢显富的年月了，幸亏母亲帮忙说话，她觉得人不管什么时候还是朴素一些好。万方有些没好气，在家只住了一整天，第三天一早就往城市里赶。

小屋里几乎没有变化，唯有陈凯老揣在口袋里的那张外地小报被扔在桌上，上面如同先前的那张晚报也写满了那两句粗话野话。万方正在喝水，那叫丹麦王子的小男孩走进来，不高兴地问这几天去哪儿了，也不打招呼，连芦苇姐姐都问过几次了，万方听说芦苇都关心起他的去向，心里激动起来，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懵懂地要小男孩带自己去看看他家的钢琴。小男孩很高兴，扯住他的手就往楼梯上走。

自从搬进这间小屋，万方从没上过楼梯，他从自己房顶上踩过去时，心里有股别样滋味。小男孩用脖子上的钥匙打开了门，屋里的样子让万方吃了一惊，毛绒绒的红地毯一直铺到门口，那种逼人的高贵之气让万方简直不敢抬脚往里走。小男孩在前面使劲拉他。万方想起

城里人进门要脱鞋的传说，就弯下腰将鞋脱下。小男孩一直将他拖进琴房，将一块金丝绒撩开，露出漆光比镜子还亮的一架钢琴来。

万方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他将正要往琴凳上坐的小男孩挤开，自己坐了上去，然后学着电影电视中见到的那些钢琴家，双手一抖，猛地来了一阵和弦。万方在学校读书时还练过风琴和电子琴，他试了几下就能在钢琴上弹奏出完整的乐曲，并让自己完全沉浸其中，从而一点也没发觉外面的门已被胖女人打开。

胖女人冲进屋里时，万方一下子愣住了。胖女人吼了一声，要他马上滚出去。万方身子一颤，屁股却没动，直到将正弹到半截的乐曲弹奏完。起身时，他还学着一只手摸着胸口行了一个鞠躬礼。到门口他正要穿鞋，胖女人飞起两脚，将地上的鞋踢到门外的楼梯上。

万方顺着楼梯走回小屋后，一声也没有吭。他静静地听着头顶上那胖女人对小男孩的大声斥骂。

他进屋时，陈凯正站在房中央，什么菜也不用，光秃秃地喝着酒。见了万方，陈凯就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说这个城市的人都没心没肝，他舍命救人，他们却连屁

都舍不得放一个。万方听说这三天中，居然无人对陈凯救人的事作出半点反应，心里也很气愤。

傍晚，万方正在吹口琴，何大妈在门外喊他。何大妈说有人到居委会告状，说万方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她家孩子学钢琴。万方连忙否认。何大妈说人家的孩子都亲口承认了，说是万方用口琴引诱他，自己才不好好学钢琴的。万方知道这话不可能是小男孩说的，就懒得再争辩了。何大妈要万方以后注意，没有家长同意，不要教任何孩子学吹口琴。何大妈说，口琴学得再好也不能当明星，反而将人弄丑弄俗气了，只有钢琴好，摆在家里既气派又有身份，既能陶冶灵魂又能成为明星挣大钱。万方说过去城里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口琴吗。何大妈告诉他，时代在前进，口琴已经落伍。

万方忽然不想同何大妈说话了，他转向窗口继续吹口琴，正巧芦苇又从窗边经过，芦苇看了窗户一眼，万方用握住口琴的双手上空闲的几个指头同她打了个招呼。

躺在床上的陈凯这时哎哟了一声。何大妈上去摸了摸陈凯的额头后，有些惊慌地告诉万方，陈凯不仅在发

烧而且烧得很厉害。何大妈正在劝陈凯，要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陈凯忽然坐起来，掀开被子就往地下跳。何大妈拦住他，说发烧的人经不起凉风吹。陈凯拨开她说他要上厕所。公共厕所离得很远，陈凯跑得像比赛一样，结果裤子还是弄脏了。他刚回屋弄干净，便又提着裤子往外跑。闹了好几次后，陈凯脸色苍白地从厕所出来，告诉万方自己拉出的东西都是红色的，他要万方送他去医院。进了医院陈凯就出不来，医生说是中毒性痢疾，必须住院。

陈凯进病房不久就进入了半昏迷状态。病房的几个人当着万方的面数落，说他们只顾进城打工挣钱，什么便宜吃什么，一点也不注意卫生。万方实在忍不住，就将陈凯为救人喝了下水道的脏水的事对他们说了。几个人不太相信，说这么好的事迹，报上怎不见报道。这话问得万方哑口无言，他守在病床前想了好久才想起万有，他觉得只有万有才会帮这个忙。于是他到医护值班室将前些时的晚报翻出来，找那整版的取暖器广告。翻了好久后那广告终于让他找着了，上面除了印着总经理的芳名外，还有总经理助理万有等一行字。万方拿上那张报

纸，出了门，倒了三次公共汽车，终于找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公司。

万方推开办公室的门，正要开口问，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里屋走出来，办公室里所有的人立刻都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叫着李总好。

万有见到万方有些吃惊，但他没问万方是怎么找到他的，只问万方来有什么事。万方也不啰嗦，照直将陈凯的事一五一十地全说了。万有眉头都没皱，他走到门口不知对谁吩咐了一句，让联系一下晚报广告部的胡主任。不一会儿万有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万方清楚地听见万有与对方称兄道弟地侃了一通，陈凯的事只说了几句。万有放下电话就叫万方快回医院，记者们马上就会到的。万有送万方出门到电梯前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还是你这样子最好！”

万方回到医院，等了不到半个小时，果然来了两个女记者。陈凯还在半昏迷中。单听万方一说，女记者们就感动了，说这么好的英雄模范差一点被埋没了。女记者留下一个等陈凯醒过来，另一个随着万方去采访被陈凯救的胖女人。这一次，万方进了那门故意不脱鞋，还

将鞋上的脏东西往地毯上蹭。胖女人被女记者的提问压得抬不起头来，支吾着答不出自己为什么不向传媒报告自己被救的事实。逼得没办法时，她才说那井盖肯定也是进城的农民偷的，她虽被进城的农民救了，但那本是他们应该做的。从胖女人家里出来，女记者冷不丁说了万方一句，他不应该把鞋上的脏东西往人家地毯上蹭，有些恶习不改掉，农民永远也不会被城市接纳。

几天后，城市的报纸和电视台不约而同地一齐宣传陈凯。医院宣布免收陈凯的住院费。没过多久，有关方面授予陈凯“荣誉市民”称号，不仅将陈凯的户口转入城市，而且还让他当了这一带治安联防队的副队长。

陈凯上任的那天，对手下的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是立春，是个好日子。”手下的那些人和各个居委会的头头，都笑起来，然后私下交头接耳地冲着何大妈说，真是不忘农民本色。

除了女人的大腿以外，城市对春天一点也不敏感。只有那些大腿，当城市里的人还捂在尼绒、棉絮和羊毛之中，它们就在荒芜的大街上，僵硬的墙壁里亭亭玉立地挺拔起来，成了灰色的压抑中的唯一风景，也成了城

市街道与写字楼中所有目光的向往。当女人的大腿从严冬的冰冻中吐蕊般出现后，城市只要安上黑色橡胶轮子就能向前进。在身后扬起的灰尘，有一种像是被北风鼓动着的感觉，直到鼓起女人的短裙。那短裙的样式一多，城市的色彩就丰富起来，飘到哪儿，哪儿就出现了最早的春色。至于冬天，则被从长裤上褪下，锁进满是樟脑味的大橱小柜。

万方仍然同陈凯住在一起。联防队给陈凯安排了一间正儿八经的房子，陈凯要万方同他一起住过去，万方不肯，陈凯也懒得去，他说在那儿一下班就没有个说话的人。陈凯现在在小屋里已很难听见头顶上轰隆的脚步声，这一片一些总爱在家里邀人搓麻将的人，见到他时哪怕不喊陈队长最低限度也要点头打个招呼。

万方还习惯看着陈凯从口袋里掏出三二只半包半包的红塔山香烟来。

万方不肯搬走是因为他越来越迷恋芦苇了。陈凯劝过几次，要万方放过这念头，城市女孩是无论如何也看不上他这扫大街的清洁工。万方对陈凯的话很恼火，他认为芦苇不是普通的女孩，这一带唯有她和“丹麦王子”

表现出了对音乐的真正理解。这以后陈凯就不说了，他答应尽力帮忙，可万方知道陈凯帮不了自己的忙。

芦苇从小屋窗外路过时，那各色衣裙似乎一天比一天短，身上的肌肤仿佛春蚕从桑叶中一点点地往外钻。

这天，陈凯同万方一道在窗前盯着芦苇那亦划亦画般的胳膊和腿，陈凯突然说“你不再收敛自己，会出大问题的。”

万方将口琴吹到没有规定的规定时间，才腾出空回答说“你以为当了几天水货警察，就能将所有人都当作嫌疑犯！”

陈凯正要解释，马站长从门外钻进来。马站长告诉万方，这片住宅小区的清洁工像陈大头一样不辞而别了，因此要新派一个人来填补，居委会的何大妈点名要万方，他特地来作商量的。万方正要答应，陈凯提醒他，说在小区里做清洁可是比扫大街辛苦多了，那掏不完的灰道总爱堵，一堵就得钻进去捅，一天洗一百次澡也没有一会儿干净的。万方不理陈凯，对马站长说自己愿意干。马站长很高兴，当面许诺每月多发十块钱给万方。陈凯在一旁气哼哼地说，应该是万方给马站长发奖金，因为

马站长帮了万方的大忙。

这天晚上万方没有去上班，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并且第一次发现在几栋高楼后面还有一块小小的花圃，不多的花朵在夜色中开得很美丽。半年多时间，万方已习惯了半夜做事，猛一改变他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估计芦苇要下班回来了，就爬起来，走到街边的黑暗处静静地等候。

街上不见春色，冬青植物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着一派比苍茫还沉重的死灰。红色的出租车在霓虹灯色彩中无精打采地闲逛着，一群群地全都一个样。只是当晚风拂过时，才感受到一种舒适。

万方在城市的阴影中站了近一个小时，才看见一辆白色的宝马轿车载着一个女孩，在对面的马路边停下。车门打开后，走出来的正是芦苇。芦苇穿过马路，对着万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将身上的各种饰物纷纷取下来，塞进小小坤包中，最后她还拿出一只纸手巾将血红的唇膏擦去。芦苇在离万方还有两尺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然后消失在墙角后面。万方在确信四周无人后，才从黑暗中走出来。他将芦苇扔在地上的纸手巾拾起来，又是

闻又是看，独自摆弄了半天。万方依依不舍地将纸手巾重新扔到地上后，眯着眼睛疑惑地将城市看了又看。

第二天早上，万方还没起床，何大妈就来请他。

何大妈满脸笑容说了一通欢迎的话，接下来便告诉他，五一节快到了，小区的卫生要抢在头里做，特别是那十条被堵的灰道，必须在今天疏通，不然那些满天飞的垃圾就更难清扫了。

万方二话没说，胡乱洗了一把脸，又在街边买了几个烧饼，拿在手上边走边吃。到了环卫站，大门却没打开。等了近二十分钟，会计来开门后，万方才领到垃圾车和一应工具。

以前万方也曾听说掏灰道的活苦，他真干起来以后才明白这话一点也没有掺假。一条灰道好不容易掏完后，从嘴里吐出来的痰都成了水泥浆。等到十条灰道都掏好，万方发现自己呼出来的气，就像汽车后面翻滚的尘雾一样。何大妈见他一整天都没喘气，就关切地问他累不累，并从家里拿出几只梨子给他吃，还说吃梨可以润肺。万方在何大妈面前说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回到小屋后才对陈凯说了实话他感觉到自己血管里现在流的不是血液，

而是下水道里的水。

陈凯一把扯过万方的手，要带去洗澡。

万方以为是去澡堂，哪知道陈凯带他去了一家桑拿浴中心。万方一见到那妖艳的灯光就胆怯了，却抵挡不住陈凯的拉扯。陈凯对总台的小姐说了句什么后，拖着万方就往里面走。万方第一次洗桑拿，什么都跟在陈凯后面学。洗过蒸气浴，冲过凉，搓过背，陈凯问万方要不要按摩。万方听说是由小姐陪着，躺在一间小屋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立刻瞪大眼睛坚决地谢绝了。陈凯劝他，这时按摩一下正合适，还可以缓解他对芦苇的单相思。万方生起气来，说在这种地方提到芦苇简直是对她的亵渎。

万方一个人回到小屋后，闷闷不乐地吹起口琴来。

陈凯很晚才回，那种心满意足的样子让万方难受得一整夜都没睡踏实。天刚一亮，他就将陈凯弄醒，然后在被窝里狠狠地踹了他几脚，说没想到他腐败得这么快，自己不担心他别的，只担心他将性病带进这间小屋。陈凯迷糊地告诉万方，直到昨天晚上他才感到自己完全被城市接纳了。万方爬起来，一甩门冲了出去。

小区内为数有限的几棵树下，一些老人在练气功，万方拖着装满垃圾的垃圾车走过时，老人们都皱起了眉头。

由于起得早，忙到 12 点刚过，万方就将该干的活都干完了。吃过午饭，万方拿出存了半年的钱，跑到汉正街，买了一套在他看来已经是够奢侈了的西服。他迫不及待地将西服穿到身上，然后就到小区里面转悠。万方一直不知道芦苇是谁的女儿，也不知道她住在哪个单元哪一层楼。他一遍遍地打量着每一扇窗户，每一处阳台，寻找那熟悉的身影。当他找不见人影时，他开始将搜索的目标放在那些衣裙上。快 6 点钟时，万方仍一无所获。他怕错过在窗户里望见芦苇的机会，只好匆匆回到小屋。

万方起早干了三天。他还没侦察出结果，何大妈就找他去提起意见来。那些意见是老人们提出来的，他们每天难得的一点好空气，全被万方破坏了。万方嘴上答应，心里却在想，他一定要干到找到芦苇时为止。

万方只歇了一个早上，到第五天他又依然如故。

下午的太阳很温暖，万方身上有股激情在涌动。走到那小花圃附近时，万方怕遇见住在旁边楼上的何大妈，

就低头快步往前走。这时，头顶上有什么响了一下，接着传来一个女孩的惊叫声。万方抬头向上看时，一件很眼熟的裙子正从天而降。万方连忙伸手接住，同时他看见芦苇抱着一叠正在收晒的衣服，站在阳台上俯身往下看。

万方挥了一下手中衣服，扭头钻进门洞里。

他上到五楼时，芦苇已将门打开了。她接过裙子说了声谢谢，便迅速将门关上。万方在门外站了一会，然后掏出口琴，轻轻地吹起来。他只吹了半支曲子，门就被重新打开。

芦苇站在门后疑虑地说：“那个每天在小屋里用音乐送我的人是你？”

万方放下口琴说：“我知道只有你才能听得懂。”

芦苇请万方进屋时，说她一直不相信口琴吹奏得那么好的人，竟会是一个打工农民。万方瞅了瞅自己的衣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芦苇请万方坐下后，两人竟找不到话题。还是万方先开口，他问芦苇在哪儿上班，怎么一年到头总是天黑了才出门上班。芦苇笑一笑没有回

答。万方还要问，芦苇却叫他专门为她吹几支好听的曲子。

万方想了想后，刚将《牵手》的旋律吹出来，芦苇连连摇手说她不想听这个，她要听这个城市里没有的。万方愣了半天，才记起几首山里流行的民歌。万方在吹奏这些民歌时，心情极好，因为他脑海里同时浮现出许多少年时的趣事来。他一点也没料到芦苇竟会流出眼泪来。可这是千真万确的。芦苇就在只有咫尺的地方，用双手捂着脸，泪水顺着指缝里淌出来。万方正想停下来，芦苇似乎意识到了，张开口叫了声“别！”万方继续吹着口琴，直到将能记起的民歌都献给了芦苇。当他终于放下口琴时，芦苇已伏在他的膝盖上泣不成声。万方想抚摸那芳香袭人的黑发，手都举起来了却不敢放下。

芦苇抬起头来死死盯着他说“我听腻了一切音乐，只有这些是属于我的。”

芦苇又说“从17岁到现在，整整五年，我就剩下这些东西了，它是你给我的。”

芦苇的头一直在仰望着，万方清楚地看见她的双唇在焦渴地颤动着。他放下口琴，猛地将自己的双唇压上

去。芦苇没躲避，万方感到她浑身发烫，同时也感到自己热血沸腾，他一腾身就将芦苇放倒在沙发上，然后就去解她衣服上的扣子。芦苇嘴里叫着别别别，拦他的手却一点力气也没有。当芦苇赤裸着身子躺在沙发上时，万方的手脚变得忙乱起来，总也解不开自己的衣扣。

万方好不容易将扣子解开，顾不上脱就向芦苇扑去，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了。

何大妈站在门口愣了几秒钟后，猛地扑过来，嘴里大叫着，说万方是个大坏蛋，竟欺负到她女儿头上了。芦苇推开吓懵了的万方，抱着自己的衣服冲进卧室里，放声大哭起来。

万方有点清醒了，他反复自语，说她怎么会是何大妈的女儿呢。何大妈不停地打着万方的脸，恶狠狠地要拖万方到派出所去，让法院判他 20 年徒刑。

外面楼梯上响起纷乱的脚步声，六七个男人和女人一个接一个地冲进屋子，问出了什么事。何大妈正要开口，又突然止住。有人又问她，怎么轻易让一个在垃圾堆里滚的农民进了屋。

何大妈出乎意料地说：“我就是为这个发脾气，他见我给了点好脸色，就硬往屋里闯，说是看看有没有要他帮忙做的事。”

何大妈回头要万方走时，声音已很平静，卧室里的芦苇哭声早就听不见了。万方还没出门，身后就传来一片呸呸声。

万方一直在小屋里呆到黄昏。陈凯一进门就问，整6点了，怎么还不吹口琴。万方下意识一摸口袋，才想起口琴掉在芦苇家里了。陈凯又问他下午到谁家里去了，闹得全小区里都有些人心惶惶。万方反问他到底听说了什么。陈凯说也没什么，只是发觉整个小区的人都对万方特别反感。陈凯追问了几次，万方心里烦，一个人开门走出去。

半路上，万方想起这事得同万有商量一下，以防万一何大妈真的告到派出所后，好有个应对的办法。他没把握万有下没下班，若是下班了就无法找，他只能去公司碰运气。这一回是轻车熟路，万方很快就找到了万有的办公室。他听见里面有动静，敲了一下门，也没等里面作出反应，一扭锁把就闯进去。但他很快就像碰见蛇

一样跳回到门外，然后顺原路逃到楼下。十几分钟后，他见过的那个女老板李总一脸不高兴地从楼内出来，钻进一辆白色宝马轿车，一溜烟走了。随后万有也出现了。万方迎上去时被万有狠狠地踢了一脚。万方顾不了痛，责问万有怎可以同都快老掉牙的女人鬼混。万有没好气地说，如果不这样，能有他的今天。万有问他来有什么事，万方将下午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万有想也不想就说，不管怎样，还是先到派出所去自首为上策。

一想到派出所，万方心里就没个谱，他已走到似乎很森严的门口了，又退回来，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给陈凯打呼机。陈凯赶来后，万方又将对万有说过的原话再说一遍。陈凯当即拦住他，要他别做傻事，这一自首，往后的麻烦事可就不断了，将来发了什么案子都会怀疑是他干的。陈凯说因为是好朋友，又是同病相怜，他才说实话。万方不听劝，非要陈凯领他进去，不管怎样，交待清楚以后，自己心里会踏实一些。陈凯没办法，只好提醒万方将来若后悔可别埋怨他。

陈凯同派出所的人很熟，进出大门小门都像进他们住的那小屋，值班的小胡录了万方的口供后，在强奸未

遂四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小胡让万方先别走，陈凯只好留下陪着他。小胡自己骑上摩托到何大妈家走了一趟，不到十分钟就返回来，张口就责备陈凯开什么玩笑，何大妈和芦苇都矢口否认有这事。小胡将笔录撕下来搓成团砸向万方和陈凯，并且不无讽刺地说，这种情况他在警校学习时，听心理老师分析过，有些进城不久的农民，面对诱惑又不能排泄，就会产生压抑心理，心里想着城里姑娘，行为上又很自卑，最终会出现臆想，以为自己强暴了谁。小胡还说，何大妈亲口说过，万方这样的人想碰她女儿一指头都是绝无可能的。

万方回到小屋，一个人呆了两天两夜没出来。

第三天早上，万有突然来了。万有被他的老板炒了鱿鱼，原因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被万方撞破了，而这是断断不能容允的。不过老板给了万有一笔数目不算小的安置费。万方没说对不起，而说这样的结局来得越早越好。万有代替万方在小区里清理了一天垃圾，他穿着做助理时的西服和皮鞋，惹得小区里的人都在悄悄议论他的来头。收班回到小屋，万有直叫痛快，说是索性就这么干一个月，然后再去作别的发展。

6点钟时，万有忽然指着窗外的芦苇告诉万方，那是一只鸡。万方有些傻眼。万有说他曾包了一个月，花了8000块钱，不过都是公司的帐上出支。万有要出去将芦苇叫进来玩一玩，万方连忙将他拦住，并将那天的经过又对万有说了一遍。万有听到万方说芦苇那哭是一种到了极致的伤心与无奈，表情里也有一种黯然。

这时，小男孩“丹麦王子”出现在小屋门口，他将一只小包交给万方，并说是芦苇姐姐托付的。万方打开纸包一块洁白的新手帕包着那只丢失了的口琴。

万方拿起口琴正要吹，忽然发现上面有一道半弧形的口红印痕。万有在一边说，若是有把小提琴就好了。陈凯听了，自告奋勇地说他看见隔壁单元楼梯间里住着的那个写剧本的大学生有一把小提琴，他可以去借来。

陈凯果真将小提琴借来了，还说他看见那桌上放着一部剧本的手稿，题名叫《音乐小屋》。

万有觉得这题名特别有回味。他很快将几根弦调准，一挥弓，便同万方的口琴合奏起来。陈凯没事干，只有用手推敲着桌面，打着节拍。

城市大了，膨胀了，便什么都有。有人说，城市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你们都往城里涌，谁来种田，谁去生产粮食。然而，如果有这么长、这么宽的一把大刀，将城市像切蛋糕一样切成一百块，这百分之一的每一块会不会如同一处不起眼的乡村小镇哩！北风也好，霓虹也好，春色也好，只有心中的旋律永远无法弄碎！